

汇报者文丛 第二辑

孙惠芬/著

城乡之间

CHENG
XIANG
ZHIJIAN



昆仑出版社

城乡之间

孙惠芬 著



昆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城乡之间 / 孙惠芬著. - 2版. - 北京: 昆仑出版社, 2013. 1

(回报者文丛·第二辑)

ISBN 978-7-80239-005-8

I. ①城… II. ①孙…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③传记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31410号

书 名: 城乡之间

作 者: 孙惠芬

责任编辑: 侯健飞

装帧设计: 曾 腾 范翼欣

责任校对: 寇花营

文图排录: 周 倩

出版发行: 昆仑出版社

社 址: 北京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40号

邮 编: 100035

电 话: 66531659/66531670

E-MAIL: jfjcs@126.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飞达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A5

字 数: 360千字

印 张: 12.125

插 页: 3

印 数: 1-5000

版 次: 2013年1月第2版

印 次: 2013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I S B N : 978-7-80239-005-8

定 价: 27.00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汇报者文丛 第二辑

《城乡之间》

孙惠芬/著

《一路有树》

袁山山/著

《北京以北》

徐 坤/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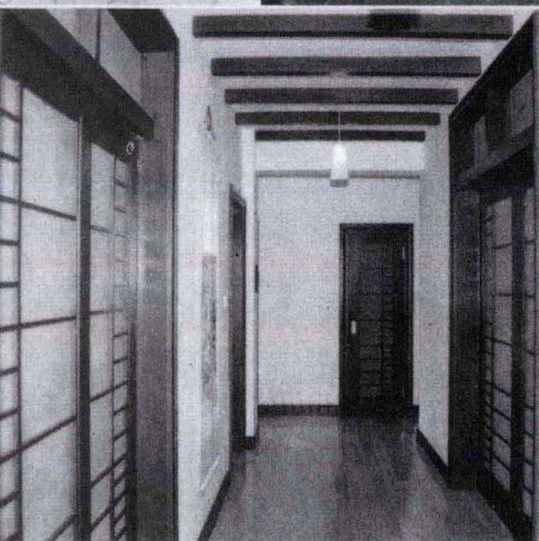
徐 坤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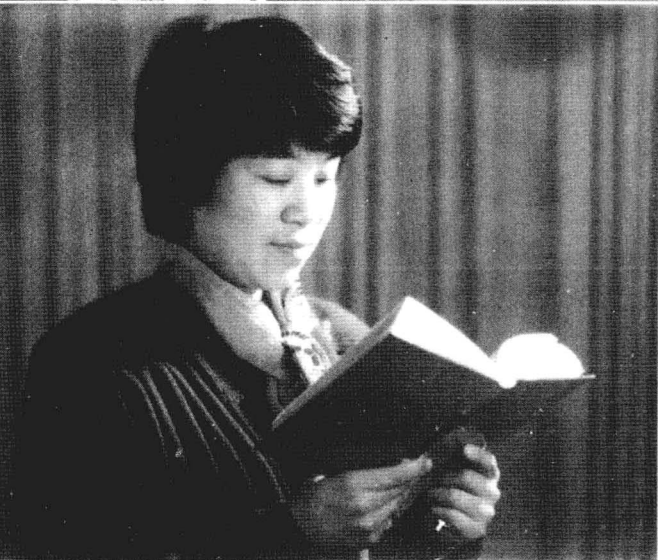
孙惠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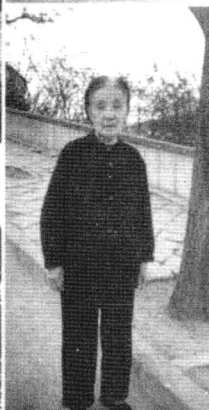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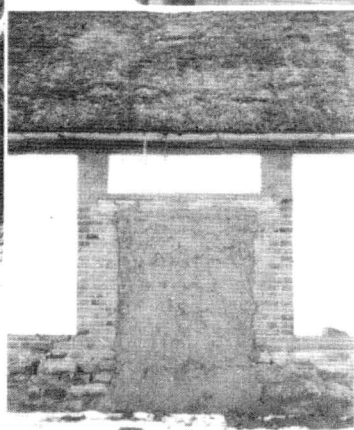
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辽宁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生于大连庄河。曾当过农民、工人，现居大连。出版小说集《孙惠芬的世界》、《伤痛城市》、《民工》、《歌马山庄的两个女人》、《岸边的蜻蜓》、《歌者》、《赢叻》、《致无尽关系》；长篇散文《街道与宗教》；长篇小说《歌马山庄》、《上塘书》、《吉宽的马车》、《秉德女人》等。短篇小说《小窗絮雨》获辽宁政府奖，中篇小说《平常人家》获东北文学佳作奖，短篇小说《台阶》、中篇小说《歌马山庄的两个女人》获《小说选刊》奖，其中篇小说《春天的叙述》、《民工》获《当代》杂志奖，长篇小说《歌马山庄》获辽宁省第四届“曹雪芹长篇小说奖”，曾获辽宁省第三次青年作家奖，中国女性文学奖，第三届冯牧文学新人奖，中篇小说《歌马山庄的两个女人》获鲁迅文学奖。部分作品介译海外。



昆仑出版社











关于回报者文丛第二辑

●侯健飞

因为是一家部队出版社，我在“回报者”文丛第一辑的出版说明中使用了“从军”一词。我说，期待着更多优秀作家来“从军”。结果令人欣慰，我们在第二辑中选择了三位女性，这就是徐坤、裘山山和孙惠芬。其中裘山山本来就是一名职业军人，她的处女作就发表在当年的《昆仑》上。由此可见，巾帼不让须眉，如果说如今的文学生力军毕飞宇、鬼子和东西尚能拥兵自重的话，文学女将们势必挥刀向前，义无反顾。

这不仅体现了男女平等，而且使文学青春永驻，充满生机。

当然，拿出作家们最优秀的小说，用最动情的自述，最真实的影像来回报读者，回报社会，回报文学，回报亲人仍是丛书的主旨。

当然，文学并不是救世主，我们不能奢望一个作家，一部作品能承载人生的全部意义，但起码应该做到真诚。

真诚才会温暖人心，也会震撼人心。

当然，这一切都需要广大读者关注的目光和同样真诚回应的心。

徐坤在她发表《狗日的足球》前后，我第一次见到她。她的老师陈骏涛先生带她来参加我责编的科林·鲍威尔自传《我的美国之路》发行式。一个不怎么说话的、安静地坐在一隅的学生。那次与她同来的还有陈老师的爱女，与徐坤年纪相仿，随意而活泼，但如今却不在了。这是陈老师永远的痛，虽然我认为，善良美丽的快乐人在天堂一定也快乐，但作为父亲和朋友，谁也不愿意她提前离去，人间，天堂好像永远隔着一层纱或一个逗号。后来我和徐坤电话中也曾谈过两句陈老师晚年丧女之痛，都不忍心深谈，就各自岔

当然，拿出作家们最优秀的小说，用最动情的自述，最真实的影像来回报读者，回报社会，回报文学，回报亲人仍是丛书的主旨。



几天后，我收到山山寄来的一封旧信的原件，是上世纪 60 年代初，山山的母亲写给军人丈夫的一封信——说是情书，但通篇看不到一个情字、一个爱字，然而字里行间却隐藏着一个妻子对丈夫的理解和深厚感情。

开话题。在一些读者眼中，或者也有部分批评家认为，徐坤小说中标举的是一种女权主义，但系统阅读徐坤，我更愿意说她的小说是对当代知识分子对生活 and 理想的困惑和挣扎。女权主义是需要纲领和目标的，徐坤对此似乎并无兴趣，她其实是一个相当传统、内敛和生活化的女人，她的作品常常出现忧伤的情绪和绝望的暗示，真担心她有一天会被生活中某一次重创击倒，这正是徐坤们这些知识分子致命的软肋，好在，编完她的《北京以北》，特别是看了她的自述部分和她的小说《爱之路》，我发现今天的徐坤有了一种含而不露的坚强意味。定稿的最后一个问题结束在电话中，当时她正在外面散步，是在一个月光如水的晚上。

裘山山早就投身军旅，在文学成名上也较早些。她的短篇小说《锁着的抽屉》至今还能让我想起些什么来。虽然同为行伍，但我们并不能说熟悉。在某一年的青创会上，迫于编辑工作压力和长官命令，我硬着头皮到作家驻地联络感情，在宾馆外徘徊良久，还是不敢贸然出击。作为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编辑，又赶上编辑向作家乞稿的时代，如果再遇上敷衍的三言两语，那点可怜的自尊定会让我觉得自己实在无能，索性丢掉编辑这饭碗去他的！后来转念一想，虽然以前屡受冷落，果然也是自己做得不好，哪个名家会把自己的稿子给一个平庸的编辑？再说，一个当不成作家的人，再丢掉编辑这碗饭，还能干成什么？正在思想斗争，一位相熟的同志及时赶到。他把我带到了裘山山的房间。忘记都谈些什么了，只记得最后裘山山有几分矜持，有几分得体地送我到楼梯口。从日后的感觉来看，裘山山那次的表现一定非常好，起码维护了一个编辑的自尊。我常说自己，大小是个男人，这非常重要。

山山在这部书中的用心程度是应该受到表扬的。在《一路有树》的自述部分，她完全理解了编辑意图，进行了一丝不苟的写作。但我恰巧是一个只希望受到表扬，而不会表扬别人的人。结果在我要求她把爱情部分再写得丰满些时，来回几句话，就伤了山山的心。这个从小娇生惯养的宝贝，愤然提出撤稿。多亏我及时转向，以一个成熟编辑的手段稳住局势。几天后，我收到山山寄来的一封旧信的原件，是上世纪 60 年代初，山山的母亲写给军人丈夫的一封信——说是情书，但通篇看不到一个情字、一个爱字，然而字里行间却隐藏着一个妻子对丈夫的理解和深厚感情。这封几成文物的信，被我摘印在书中，其丰富的社会内涵定会对当代社会，



特别是当代青年的爱情观有所观照，有所警示。另外，山山母亲的汉字之漂亮，文字之通畅，不经意间就流露出美妙的文学意境。我认为，更应该成为作家的，应该是裘山山的母亲。

孙惠芬则是这三位女将中我最陌生的一位。我既没见过她本人，以前好像也只读过她一两篇作品。其实这倒无意间道出了一个图书编辑的尴尬。过重的经济压力和繁重的案头工作，让我无暇阅读流散于各期刊上的优秀中短篇小说，而一个年轻的作者又不会把自己的中短篇小说寄给一个图书编辑，因此造成图书编辑老是拾人牙慧的印象。就我的经验来说，无论如何，一颗文学新星从一个图书编辑手里发光的可能性不大，我是说，很少有没有经过中短篇的锻炼，而靠一部长篇一炮打响的作家，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这种情况是存在的。这既是图书编辑的遗憾，也是青年作家的遗憾。孙惠芬的加盟，首先得益于毕飞宇的认真推荐，他在一次电话中建议我读读孙惠芬的小说。他有一句话让我立即想读读孙惠芬。他说：

“我认为孙惠芬是当代作家近几年长幅最快的一个。”在毕飞宇处得到孙惠芬的电话，我却先电话找到李敬泽，他既是丛书的主编之一，也是值得我信赖的朋友。敬泽以他惯有的分寸感肯定了孙惠芬的成就。电话打到大连，七八篇小说的复印件很快就寄来了。孙惠芬的小说非常朴素，但有智慧，更重要的是，处处弥漫着现实生活的芬芳。辽远的乡村原野、多情的雪地、老人与海、阳光下慢慢融化的河流和纯洁的爱情，是她独特而丰富的生活宝藏。坦白说，我个人喜欢孙惠芬的叙述方式，比如《春天的叙述》，这样的小说语言和结构方式可能和她独特的生活经历有关。《城乡之间》看似平常，这里却蕴含着无尽的苦乐悲欢。孙惠芬的文学成就，应该比别人付出更多的汗水，而她的执著和坚忍则会成为并不广大了的文学青年的楷模。

回报者文丛第一辑是毕飞宇的《沿途的秘密》、鬼子的《艰难的行走》和东西的《时代的孤儿》。第一辑去年出版发行后，果然在读者中得到了积极的回应。文化媒体也给了少见的关注，这是出版者乐意见到的事情。但是，无论怎样说，纯意义上的文学作品在发行上并不太乐观。我不想把这个责任推给任何人，我只是说出一种现实。在感谢毕飞宇、鬼子和东西深深理解的同时，我当然得感谢徐坤、孙惠芬和裘山山这三位兄弟，她们不仅毫无条件地给了我最好的作品，还给了我温柔的微笑。她们的支持让我有信心将丛

就我的经验来说，无论如何，一颗文学新星从一个图书编辑手里发光的可能性不大，我是说，很少有没有经过中短篇的锻炼，而靠一部长篇一炮打响的作家，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这种情况是存在的。这既是图书编辑的遗憾，也是青年作家的遗憾。



书继续做下去。

最后我还要郑重感谢海男、邱华栋等一批中青年作家，无论熟悉与否，他们都以各种方式对丛书创意表达了支持。当然，再次感谢李敬泽先生，他虽在《人民文学》任职，但始终没把文学上的事儿当成两家人的事儿，他一如既往地叼着烟斗，极有分寸感地说话。



三重镜

——《回报者丛书》第二辑序

●李敬泽

一 · 相册

三本书，也是三个人的私人相册，但印出来让大家看，私人的就不再私人，变成了公共风景。

这有必要吗？当然没有必要，世界上已经影像充斥，我们的眼睛每天遭受五彩缤纷的风景撞击：我们看到非洲草原上狮子金色的瞳孔，看到无数人的哭泣、愤怒、羞涩、惊慌和笑容，看到肌肤上初起的皱纹，看到一滴露珠隐秘地滑动……

总之，我们其实没什么理由看这些相册，除非……除非我们有兴趣观察一个我们所熟知的人的梦境，看她在白天、在意识之外的那一重隐秘生活。

是的，我就是这样看这三本书的照片部分，我把它们视为梦境或梦境的碎片。

那些照片镶嵌在文字中，像一扇扇窗口，一个人在窗口中望着外面，她的脸是儿童的脸、少年的脸、成人的脸，她的身后和身边是房屋、树、天空、草垛和别的人；岁月的风在所有这些事物上吹过，好像它们在一瞬间被消去了颜色变得陈旧，而她却固执地长大，好像只有她是不打算停留的，好像她是由于不断的逃离才得以长大；但又好像她把自己永远留在那个地方，无助地看着另一个自己渐渐远去……

照片本来是实在的证物，但是仔细想想吧，在没有照片的时代，人也许能够更为自然地感受实在：人是一棵树，树的此时就是在的证物。但现在有了照片，照片常常让我们感到惶惑：那是我吗？生命的那一刻如果存在过，那么它已经消失了吗？如果它不曾消失，那么它存留

这有必要吗？当然没有必要，世界上已经影像充斥，我们的眼睛每天遭受五彩缤纷的风景撞击：我们看到非洲草原上狮子金色的瞳孔，看到无数人的哭泣、愤怒、羞涩、惊慌和笑容，看到肌肤上初起的皱纹，看到一滴露珠隐秘地滑动……



面对生活时，她知道那是小说，面对小说时，她知道那是生活。

在什么地方？一个人五人六、脑满肠肥的家伙和一个光屁股的小男孩共有一个名字，但他们是否共享一种实在？他们不是分处完全不同的世界吗？

——我的看法是这样的，一本相册与其说证明了我们合乎逻辑的“成长”，倒不如说证明了生命的破碎、悲凉和滑稽。

所以，一本相册无意义，但是有趣，特别是当这相册属于一个小说家、一个以虚构为生的人。当照片镶嵌在小说中时，我们会说小说是“假”的，照片是“真”的，但照片真的是“真”吗？这些飘浮在小说世界中的影像，它们不是更像梦境吗？梦境把它变幻的阴影投在小说上。

二 · 小 说

裘山山、徐坤、孙惠芬，三位小说家，这三本书也是她们的小说自选集，收录了她们迄今最具代表性的中短篇作品。

我无意论述她们的创作特点，但重读这些小说，我更多地感到某种动荡不宁的气氛。在裘山山那里，流畅、完满的叙述似乎透露着另一个方向上的紧张，好像她一直在驾驭着一辆飞奔的马车，但她希望自己姿态优美、气定神闲，她要理清所有偶然的、狂暴的、混乱的因素，使世界的颠簸、眩晕获得准确的形式感；而徐坤，她机敏、警觉，但是她又欢乐，前者来自怀疑，她对一切表象、一切热闹持有不抱幻想的怀疑，但她的欢乐却来自对表象、热闹的沉迷，这两方面怎样统一起来？或许她的处境中有一个冷酷的悖论：面对生活时，她知道那是小说，面对小说时，她知道那是生活。

孙惠芬的焦虑是时间性的，每一个瞬间都如同一片沼泽，她似乎在沉沦下去，但这件事的另外一种说法是，她要保存每一个瞬间，让时间占有空间，让它成为一颗饱满的果实。这种努力让我想起普鲁斯特，我认为他是最仇恨时间的人，因为仇恨，所以热爱。

——是啊，她们都不自在，如果自在，她们就不会写小说。

三 · 自 传

她们都站在自己的小说中间，这三本书富于戏剧性地展现了小说与作者间缠绕复杂的关系。理论家宣布：“作者死了”，但是在这里我



们看见作者活着，看到作者的经验、作者在世界上的漂泊、作者的记忆和梦想、作者的书写活动；作者是一个层层叠叠的存在物，她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那个完整的“个人”，而是一个“场”，一种活生生的运动：在镜子和镜子之间，在虚构和虚构之间，在自我和自我之间闪避、寻觅、游荡。

也就是说，作者和作品之间并不存在什么有机的、统一的关系，恰恰相反，作者是由于分裂、矛盾、含混和扭曲才得以成立。

我们已经有了相册，有了小说，那如同两重镜子，现在镜子有了第三重：这三本书分别收入了她们的自传。

裘山山的《一路有树》和孙惠芬的《城乡之间》有微妙的差异，裘山山是行进着的，即使回忆中也在行进，那种行进的力量甚至冲破了文本的界限，给人以意犹未尽之感；而孙惠芬则是恋恋不舍的，一步三回头，在自传和她的小说之间她建立了一种自然而然的相互印证的关系。

而裘山山无意建立这种关系，她干脆利落地把写作当成了生活之流中的一个因素，很重要，但不是目的，或者说是偶然达成的目的，这与孙惠芬那种坚定的必然性构成了有趣的对比。

我无从知道她们撰写自传时的隐秘考量，或许你在她们的照片中，在她们的眼神、表情以及照片的背景转换中可以寻得蛛丝马迹；当然，你还得看小说。但是，这并不是说三重镜子是统一的，恰恰相反，统一本身就是可疑，事情的有趣之处倒在追问为什么会统一，她们在什么地方做了矫正，而在被矫正的偏差中也许隐藏着关于自我和写作的真正秘密。

徐坤是一个更顽强的守秘者，《鲁院记》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自传，而更近于一部小说——这不是质疑她的叙述的真实性，而是说徐坤在处理这样一段自身在场的生活时采取了一种对象化的态度，好像她既在场内，也在场外，好像她看着别人，也看着自己，好像她知道，秘密其实不是一个坚硬的答案，而是存在于表象与表象之间，存在于自我的重重差异之间。

所以，这套书最终是关于自我的书，真正有趣的是，在每一本书里，我们都能看到令人难忘的景象：花间一壶酒，对影成三人。

作者是一个层层叠叠的存在物，她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那个完整的“个人”，而是一个“场”，一种活生生的运动：在镜子和镜子之间，在虚构和虚构之间，在自我和自我之间闪避、寻觅、游荡。



目 录

关于回报者文丛第二辑/侯健飞 【1-4】

三重镜(代序)/李敬泽 【1-3】

第一部分：创作与生活

序 言 【3-3】

出生地 【4-6】

一闭上眼睛，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有一个荒秃的山冈。

苍白的小学 【6-7】

一个人最初获得对世界理性的认识，是从小学开始的。

东山冈 【7-8】

山咀子没有山，却要叫山咀子。

忽视的成长 【8-10】

母亲一辈子生了十个孩子，却只活了四个。

母亲的院子 【10-11】

这个院子，在我童年的印象里，母亲很少走出去过。